



■家庭相册

从“头”开始

□佟才录 文/图

父亲突然提出让我给他理头发。

我连连摆手说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！我没学过，理不好。

父亲哈哈笑道：“你没学过，我教你呀！你爹我可是有着四十年理发经验的高级理发师。”

父亲没有虚言，他从16岁开始拜师学艺，一直到他60岁退休，终生以理发为业，练就了一手高超的理发技艺。那时乡下人管理理发师叫“剃头匠”。父亲手艺学成后，先是在村子里支了个“剃头棚”，谁家老人孩子刮个脸、剃个头都来找父亲，我和哥哥儿时的头发也都由父亲亲手打理。

父亲手艺很棒，深得人们的欢迎。小娃娃的头最难剃了，可到了父亲手里都被他轻而易举地摆平。父亲变戏法似地先塞到小娃娃嘴里一块糖果，等小娃娃糖吃完了，头也剃好了。后来，父亲带着一家人进了城，凭着一身理发技艺让我们衣食无忧。

但我仍然不同意父亲教我学理发。我说，三十不学艺，我都四十多了，还学什么理发呀？我叫父亲去理发店理发。

父亲却反驳我说，艺多不压身。再说我年纪这么大了，腿脚一天比一天不灵便，难道你忍心叫你老爸爬上爬下五层楼梯，走半里路去理发店理发吗？你就当给爸爸尽孝心了！

我想想也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父亲的腿脚越来越不利落了，跑那么远的路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。而把理发师请到家里登门服务，经济上又不允许。于

是，我点头答应了父亲，和他学习理发，为他“减负”。

父亲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，面前是一面大镜子。我被迫赶鸭子上架，手擎电剪刀，一招一式完全按父亲的“指令”去做。尽管有“名师”亲自指导，第一次，我还是给父亲理了个“狗啃头”。

我站在一旁，心里忐忑不安，等待父亲的训斥。

父亲站起身，伸着脖子在镜子前左右扭了扭头，照了照。嘴里连连说，不错，不错！头第一次上手就理成这样，有天赋！当年你爹可比你差远了，给我的第一个顾客剃成了“光瓢”。

有了父亲的鼓励，我把胆怯丢到爪洼岛去了。以后，我泰然自若、毫无顾忌地给父亲理发，丝毫没有手怯之感。

渐渐地，给父亲理发的次数多了，熟能生巧，我的理发技艺越来越好，父亲说已经不逊于他了，可以“出徒”了。

我不自觉地笑了，出什么徒？我又没真的跟你学理发，只是为了与你方便罢了。

父亲拿出他当年用过的剃刀和一把崭新的电剪刀送给我，说：“我在巷口给你盘了个店，这条巷子老人孩子不少，好好干也能挣不少钱。你待业有一年多了，该找点正经事做了，孩子老婆都指着你哩……”

我心头猛地一震，原来父亲教我学理发，不是方便给他理发，而是为了能让我掌握一门生存的技能、挣钱养家糊口。

泪水，止不住地流了一脸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

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

■图片故事

家乡·兔山

□翁福文 文/图

在离我们村十里地的昌平境内，我们这里见山却没有山。但由于这些山离我们近，这里的空气又格外清新，透明度高，使那连绵的群山像天然的屏障般护卫着我们的村庄。尽管兔山在昌平境内，但山脚下的人们肯定看不出兔子的形象。那山只有在我们村的那个角度看才能够显现出活灵活现的兔子形象，因此，村民就把它“据为己有”，称它为兔山，并且对它格外亲切、格外疼爱，每次在村外遥望它，就像与恋人对视，相看两不厌。

我的家乡在顺义区西北部的板桥村，听到这个村名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联想。据老辈人说，古代有一个皇帝出游时走到这里过不去河，热情的村民就把家里的木板拿出来搭了一座桥，皇帝过河后就御封这个村叫板桥村，这个村由此得名。从此这个村好像是沾了皇帝的光，越来越兴旺发达起来。这个原来只有十来户人家的村子现在已经发展到拥有近千户人家、京北有名的大村了。

尽管我们村在顺义的北部山区，但村里却没有一座山，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。这个兔山其实

大约从记事的时候起，这座山就成为了我和小伙伴谈论的话题。我曾经好奇地问爸爸那兔山的外边是什么？爸爸可能在哄我吧，他告诉我那山的外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我看到兔山旁边那如斧劈般锐利的山顶就真得信以为真，并祈祷那山一定要“顶

住”，别让海水冲过来把我们淹掉。小伙伴也争先恐后地“编造”自己与兔山的缘分，小军说：“我爸爸当八路军时在那兔脖子上架过机关枪打死了许多的日本兵。”老虎说：“我爸爸到那里去砍柴，还喂过它一个大萝卜呢。”从此更让我对那神秘的兔山充满了无限的向往。

虽然长大后才发现，小伙伴们的“吹嘘”都是诳语，却也体现了我们对“兔山”无与伦比的爱。

似乎与兔山有不解的缘分，长大后我娶了兔山脚下村子的姑娘为妻，自己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那个令我向往已久的兔山，但那里的人们却不知道有兔山这件事，我站在兔山的脚下再也找不到兔子的样子。看来这兔山是天赐板桥人的一份厚礼吧。

如今我已经搬到城里去住，鳞次栉比的高楼挡住了我瞭望家乡兔山的视线，但我每月都得回老家一趟，不仅看一看自己的父老乡亲，也看一看那曾经带给我无限遐想的令家乡人骄傲和自豪的兔山。



子女别做“失陪族”

□刘亚华 文/图

闺蜜阿雅发来一条信息：“我最近接了一单大生意，要急着赶货呢，今年过年又不能陪父母吃团圆饭了。不过，这单生意做下来后，我能多拿到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奖金。你的车票定了没？哪天的，可别像我一样做个‘失陪族’，让父母伤心。”

失陪族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很少陪伴在家人身边的人。这些人，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，过节不回，过年不回，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屈指可数。前几年，我也做过失陪族，因为爱情，因为工作，因为车票，我也有好几年没在家过年了。我赶紧发过去一句：“我都好几年没在家过年了，今年过年，咱无论如何要回家过，父母身边才是年啊。”

刚等我说完，阿雅就下线了。我知道，可能是我铁定了心要回家，让她既羡慕又失落吧。毕竟，在外地过年，无论多挣多少，那种举家团圆唯你漂泊的感觉，那时候是最清晰最透彻的。前两年，为了爱情我放弃回家，去年，我也因为公司忙得不可开交，也为了丰厚的留厂补贴以及难买的火车票而放弃过年回家，可是，留守的每一天都是难过的。特别是大年三十那天，听到父母打来的电话，我特别想狠

狠地踹自己一脚。父母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，不过是过年过节回家陪陪他们。想到这儿，我发誓以后无论多忙，无论在哪里，都要赶着回家过年。

凌晨两点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阿雅打来的。我睡意正酣，她却极度兴奋。她说，飞机票买不到了，不过她刚刚在网上抢到一张腊月二十八的无座火车票。我惊叫起来：“十几个小时，无座你也要，太累了吧！？”她却笑得挺开心：“没啥，能到家就好，挺挺不就过去了。”我奇怪，她怎么这么快就转变主意要回家过年了？那么丰厚诱人的奖金都不要了？“你知道吗？是你最后说的那句话改变了我的决定。你说：父母身边才是年，我想想真是，在外过年哪儿是年，分明过得就是难！以后挣钱的机会大把，可是陪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从今以后，我要迅速脱掉‘失陪族’的帽子，有空没空都回去陪陪他们。这次改变主意我还没告诉家里人呢，到时，爸妈肯定惊喜万分。”阿雅絮絮叨叨地说。

我的眼前晃过一个画面：阿雅推门进去，两位老人正在厨房里忙活，看见阿雅，老人怔在原地，不相信似地望着阿雅，直到阿雅扑上前去，唤了一声“爸、妈，我回来了”，老人这才缓过神来，笑开了，笑哭了……

罩子灯的陪伴

□张建树 文/图

1978年，我正在村子里的大队部上中学，为了全力以赴冲刺中考，老师要求我们毕业班的同学要上早晚自习课。

早上到教室里还是漆黑一团，那时候乡下没有电灯泡，我们就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盏煤油灯，一边学习，一边吸着灯芯飘出的黑油烟气，一开始都还觉得很好玩儿，没人在意有什么后果，后来许多同学觉得身体不适，上课的时候无精打采昏昏欲睡，有的咳嗽加剧，一口一团黑痰。家长和老师这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，于是号召同学们到城里去买罩子灯。

罩子灯很科学，在灯的底座上加了一个玻璃罩，灯芯大小可以随意调，灯光很亮，点燃起来没有一点油烟，既美观又卫生。每个罩子灯才一块二毛钱。家里富裕一点的就一人买上一盏，家里穷一点的就两个人兑钱买一盏。一早一晚用过之后，再小心翼翼地把灯放好，特别还得把灯罩取下保存好，用一团软纸塞在里边，外边再裹上一层。

这盏罩子灯一直陪伴我到中考结束，我也顺利地考上了高中。后来进入高中后学校的条件大有改善，这盏罩子灯不再派上用场，被束之高阁。

光阴似箭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每每看到家里的这盏罩子灯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快乐的学生时代。

